



駝峰航線親兄弟

駝峰航線上參加空運的一對來自加拿大的華人親兄弟，哥哥馬邦基和弟弟馬紹基。他們是第二次加拿大華裔，祖籍廣東台山白沙鎮飛鵝村。馬邦基1920年出生於加拿大，馬紹基1922年於加拿大出生。他們的父親馬本坤於1890年從台山白沙鎮乘船經香港去加拿大淘金。在加拿大定居後，在當地經營雜貨店維持生計。1935年馬本坤去世後，母親帶着11個孩子乘船經香港回到祖籍廣東台山安葬。一年後，馬邦基和其他家人重返加拿大，母親和一個妹妹留在國內。

翱翔天空是馬邦基、馬紹基兄弟倆兒時的夢想，他們常幻想自己是飛行員，喜歡撐着雨傘從車庫頂上往下跳，模擬飛機降落。1938年馬邦基進入美國加利福尼亞航空學院學習，考取飛行執照後成為飛行教練。3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轟炸香港、仰光，切斷滇緬公路，阻斷援華物資通道。妹妹來信告知馬邦基和母親處境十分艱難。正在此時，泛美航空公司向馬邦基發出邀請，請他加入與中國政府合作的中國航空公司，執飛駝峰航線的軍用物資運輸機。目睹過日軍在華暴行的馬邦基毅然接受邀請，於1942年成為飛越駝峰航線的先驅之一。他執飛從印度運載物資到中國的軍用運輸機，先後完成420次駝峰飛行，贏得優秀飛行員的讚譽。

弟弟馬紹基渴望追隨兄長學習飛行，效力祖國。然而，加拿大軍方以「華裔參軍戰後恐會要求更多政治權利」為由，拒絕他在加拿大入伍。馬紹基沒有氣餒，效仿哥哥赴美考取飛行執照，最終於1944年加入駝峰航線飛行隊伍。1944年10月，馬紹基來到印度阿薩姆邦機場，在兄長馬邦基的親自帶領下開啟了駝峰航線的首航。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一對華人親兄弟，駕駛同一架飛機飛越駝峰，成為駝峰航線上的一段佳話。

馬紹基沒有哥哥幸運，在駝峰航線上屢涉險境。在一次飛越喜馬拉雅山區時，馬紹基所駕飛機遭遇極端氣候，機身嚴重結冰。一

台引擎突然失靈，飛機只能在2,000米高度掙扎。當時美軍運輸機沒有滑翔的功能，因為自重太大，一旦失去動力會立即墜毀。要爬升飛越山脈，喜馬拉雅山脈的平均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根本就飛不過去。飛機必須減重。他和隊友只好將機上物資拋撒出一部分，然後準備隨時割斷繩索跳傘。在扔掉的物資中有48捆美國幫中國政府印的鈔票，裝機的鈔票共有52捆，扔得只剩4捆。飛機減重後引擎奇跡般地重啟，機身上的冰也融化了不少，飛機才慢慢恢復正常飛行，馬紹基倖倖逃過一劫。事後他常被大家開玩笑，打趣他在喜馬拉雅山上「丟錢」！馬紹基共完成了337次駝峰飛行，為抗戰運送了許多抗戰將士和軍需物資。

戰後兄弟倆都回到加拿大定居，他們的英勇事蹟一直在當地廣為流傳。美國政府為表彰他們在駝峰航線的卓越功勳，授予他們崇高的榮譽：亞洲太平洋軍功章、美國軍功章、二戰勝利獎章、駝峰勝利獎章。馬邦基是第一批中國航空公司飛行員，最早參與駝峰空運並且立功，還獲得美國空軍頒授的高級榮譽飛行十字勳章和佩戴總統軍團綬帶。馬邦基和馬紹基兄弟先後於2005年和2011年去世，多家媒體報道了他們的傳奇一生。2015年8月7日，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在《華人世界》節目中介紹了這對抗戰親兄弟的事蹟。

據媒體報道，他們在世時經常回憶在駝峰空運的激情歲月。據他們回憶，當年志願參加駝峰空運的飛行人員中有許多20歲出頭的華裔毛頭小伙子。他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為祖國需要拚命地飛，幾乎每天要飛一個來回，一個來回耗時至少4個半小時。有人甚至一天飛4個來回。在駝峰空運高峰期間，年輕的飛行員們駕駛運輸機不停地從印度起飛，在中國機場降落。有些機組一天飛到三次往返，機械師甚至直接露天維修飛機。飛機不統一編號，也不固定飛行員，哪架飛機回來了，正在待命的機組馬上替換，



●馬邦基（左）、馬紹基兄弟。作者供圖
裝載完軍用物資後立即起飛。下一架飛機回來，下一個待命的機組就馬上登機……整天就是一個連軸轉！由於不知飛機何時回來，待命的機組人員連上廁所都是一路小跑。

他們執行任務的機組通常採用「1+2」模式：即一名美國機長配1至2名中國飛行員，其中許多人是懷揣報國熱忱歸國抗日的華裔青年。運輸機額定載重3噸至6噸，但為了運送更多物資，常常超載。從印度東北機場出發到中國西南機場，去程滿載着外國援華的武器彈藥、汽油、醫藥器材、軍用被服等物資；返程則裝載中國出口的鈦、錫等特種礦產和原料，有時也會運送戰鬥人員。

駝峰航線上摔飛機是很平常的事情，有時一天摔掉好幾架，犧牲好幾位飛行員。少數掉在中國境內的被當地民眾救助了，絕大部分在原始森林或冰天雪地裏失蹤。經常是剛才幾個人還在一起吃飯，有人飛走了就再沒有回來。飛行中，不論遇到多麼惡劣的飛行環境，機長都會命令：「快點！再快點！」

有一次飛越喜馬拉雅山時，前面雲層突然出現了雷雨閃電，飛行員向機長請示要求返航，機長的眼睛看上去就像要噴火一樣，只噴出一句話：「繼續飛！」那時飛行大隊指揮官對機長們下的命令是：「飛越駝峰，沒有天氣限制！」還有一次，飛機就要到達目標機場，塔台緊急呼叫說日機馬上要來轟炸。這時飛機沒油了，飛行員向機長請示，是馬上跳傘還是迫降。機長陰着臉說：「現在飛機比我們的命更值錢！」然後下令迫降。在關鍵時刻，機長做出這樣的決定，實在是迫不得已！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飛機戰損巨大，缺少可用飛機。除大量訂購軍用型外，還徵用了民航在用的飛機以及正在製造的民用型飛機。

在執飛出發前，飛行員要將自己的名牌放入一個專用的筐中，安全返回後再取回自己名牌，而那些未能歸航者的名牌則被轉移到另一隻特別的筐中。到1944年8月，那個特別筐中無人認領的名牌已多到裝不下……

生活點滴

臘月三十的年味兒

兒時盼過年，過年穿新衣、吃美食，還有小夥伴陪着玩。

過年，其實就是過春節，從正月初一開始，一直到過了正月十五才算結束。其實年味兒是從臘月三十（有時是臘月廿九）開始的，儘管這一天，還不算年。

進入臘月，大家就開始準備年貨，為迎接新年的到來做各種準備。殺年豬、熏臘肉、炒穀花、蒸醪糟，買新布，做新衣，寫對聯、貼門神，買鞭炮。還要準備花生、瓜子和糖果水果，給小孩準備壓歲錢。

到了臘月三十這一天，各種年貨都準備得差不多了。天還未亮，父親就早早起床，開始推磨子，準備大年初一吃的湯圓。母親把灶台打掃乾淨，開始做早飯。二姐則泡竹筍，洗臘肉，準備晚上的年飯。三姐起床後，忙着打掃衛生，一把掃帚，把屋裏屋外打掃得乾乾淨淨，連牆角的蜘蛛都不放過。父親囑咐，三十掃塵，是掃去一年的晦氣，迎來新年的福氣，一定要認認真真。大哥貼春聯，父親要他先把門框擦乾淨，再刷上熬好的漿糊，紅紙黑字的春聯，是父親找人幫寫的，每一個字都透着喜慶。父親也是文化人，但他的特長不是書法，是識文斷字，觀氣象看天氣，是紅白喜事給人看年月、算八字。

吃完中午飯，父親開始打紙錢、燒袱子，這是燒給三代以內宗親的紙錢，外面用白紙糊成長方形，父親用毛筆蘸上墨水，恭恭敬敬地寫上每一位宗親的名字。大哥提一桶白灰漿，將房前屋後果樹的根部刷上，據說刷上白灰漿的果樹，來年不會招蟲。二姐將牛牽到河邊，讓牠將水喝個夠，三姐出去割一捆青草回來，因為明天不會去放牛，大年三十得給牛兒準備充足的草料。我和妹妹則跑到村子裏，和小夥伴們一起玩。有的從衣兜裏摸出一顆水果糖，你一口我一口地舔着，不管舔了多少，都覺得嘴裏有甜絲絲的味道；有的拿着一個小火炮，找個安全的地方，小心翼翼地點燃，「啪」一聲響，把大家嚇了一跳。

夜幕降臨，黃昏開始到來的時候，母親將家裏臥室的衛生打掃一遍，用撮箕將垃圾端出去倒掉。據說這個時候氛圍最神秘，如果你叫一個人的姓名，那人答應了，你說一聲「將臭蟲吃掉給你家端過來」，然後將垃圾倒掉，據說來年你家的晦氣就跑到他家去了。靈不靈驗大家不知道。但每年這個時候聽見有人叫你的名字，一般是不會答應的。有一年母親也這樣開個玩笑，結果有鄉親答應了，事後父親責怪道：「吃飽了！」

當村裏有人放鞭炮的時候，父親開始燒袱子。袱子燃盡，父親將紙灰裝出去倒在祖墳上。於是開始吃團年飯。團年飯不算豐盛，卻格外暖心。一家人圍坐在桌子邊，邊吃邊說笑，父母會給我們夾肉食，也會叮囑我們，過年要懂事，不要亂說話。吃完團年飯，一家人圍在火盆邊，一邊吃炒胡豆，一邊聽父親講故事，凌晨才去睡，這叫「守田坎」，據說三十晚上守田坎，來年田坎地邊牢固，不會被洪水沖垮。

臘月三十的年味兒藏在煙火氣裏，每每想起，心中滿是溫暖與牽掛。

詩情畫意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趙素仲



謝薦 食藕（節選）
人憐淤泥上，出此萬朵蓮。
須知淤泥中，有藕大如椽。
本清凝冰雪，未艷方輝娟。
己亥初秋 素仲配畫

七十九 食藕

——謝薦（兩宋時期）

謝薦，宋代詩人，與其兄謝逸，及饒節、汪革共稱為「江西詩派臨川四才子」，著作有《謝幼盤文集》《竹友集》。

讀這首《食藕》詩令我想起西湖藕粉。如今好吃的東西多得很，看醫生也方便得很，令人們忘記了一些很有用的民間食品中的食療方法。西湖藕粉可說是每個家庭都應配備的救急看門食材，也可說是我們的傳家之寶。

西湖藕粉有營養價值，生津開胃，養血益氣，適用於老人、病人的滋補品，這還是小小用途，藕粉能治療久瀉才是救急有大用。

40多年前，家裏孩子吃錯了食物，引致高燒、腹瀉，在醫院吊針，吃抗生素多日仍未止瀉。怎麼辦？結果是主診老西醫，囑咐買西湖藕粉，用約一大湯匙藕粉用水調勻，煮開約大半碗水，將已調勻的藕粉加入，慢慢攪勻至滾後熄火，下少許糖調味。吃了兩次，病全好了。醫生解釋說，因藕粉有黏性，能將腸內殘餘的細菌排出，故而他才以西醫的身份將此符合醫學理念的民間方法介紹給我們，並說，他是西醫，但此方乃是他的家傳方法。可見開明的西醫不排斥民間方法。

40多年前，家裏孩子吃錯了食物，引致高燒、腹瀉，在醫院吊針，吃抗生素多日仍未止瀉。怎麼辦？結果是主診老西醫，囑咐買西湖藕粉，用約一大湯匙藕粉用水調勻，煮開約大半碗水，將已調勻的藕粉加入，慢慢攪勻至滾後熄火，下少許糖調味。吃了兩次，病全好了。醫生解釋說，因藕粉有黏性，能將腸內殘餘的細菌排出，故而他才以西醫的身份將此符合醫學理念的民間方法介紹給我們，並說，他是西醫，但此方乃是他的家傳方法。可見開明的西醫不排斥民間方法。

文化解碼

為什麼人類一開始，就在畫馬？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人類最早畫下來的動物，不是獅子，也不是狗和貓咪，而是——馬。

在法國拉斯科洞穴裏，有1萬多年前人類留下的繪畫，這是發現最早的人類的繪畫，一些馬匹在原野上奔跑，線條與顏色都很簡單，據說那是用非常原始的用具塗鴉在岩石上的。對萬年前的人類來說，馬應該不會是藝術的想像，而是奔跑、狩獵、活下去的希望，以及一種能把人帶離危險、帶向遠方的能力。他們也會在岩石上畫出自己常見的其他動物，今天我們還會看到萬年前充滿野性的牛和鹿。

遠古時代，馬很少被人們畫成靜止的，牠們要麼奔跑，要麼騰躍。馬成為人類心中速度與力量的體現，也成為人類生存發展中必不可少的生存工具和精神夥伴。從那一刻起，馬就不再只是動物了，牠成了人類理解自然、理解生命的一種方式。人與馬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信任。

那奇怪的是，歷代的帝王們為什麼那麼鍾愛馬？

如果你翻遍世界藝術史，會發現一個奇怪的規律：真正有權力的人，幾乎都要騎馬出場，或者擁有龐大的馬隊護衛。中國有秦始皇兵馬俑，漢武帝為了馬可以發動一場戰爭，唐太宗把心愛的馬做成藝術浮雕紀念牠們，乾隆皇帝一定要在馬上體現他的英姿。西方有羅馬將軍、拿破崙、不同的國王們騎馬的藝術作品。哪怕你本人不會騎馬，畫裏也得騎。

為什麼會留下如此多的他們的繪畫和雕塑，還都和馬有關？因為馬是一種「不穩定的力量」，馬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你能駕馭牠，說明你本身就有能力控制危險、可以控制秩序。騎馬不只是姿態，而是一種宣言：我在力量之上。我可以駕馭一切的力量。正因如此，馬在這些畫裏，往往肌肉緊繩、隨時待命，或者昂首，或者高高揚起身軀在天空下。但牠不是自由的，牠是被控制在皇權中，成為帝王力量的象徵。馬也長久地成為「權力結構的一部分」。

有人說，當馬開始失控，藝術就進入了情緒時代。到了十八九世紀，藝術家突然不太想畫「聽話的馬」了。你去看看德拉克洛瓦畫裏的馬，眼睛發亮，鬃毛炸開，像情緒在奔跑。馬不再為誰服務，牠成了激情、憤怒、自由本身。再往後，畢加索在《格爾尼卡》裏畫了一匹嘶吼的馬。牠不是英雄坐騎，而是戰爭中被撕裂的每一個生命。你甚至分不清，那到底是馬在痛苦，還是整個人類在痛苦。藝術家們讓馬的形象進入了人的內心世界，成為恐懼、混亂和無法言說之痛的化身。

在中國，馬的藝術形象依據時代變遷在變化。

漢代的馬，講的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力量和意志，可以開疆擴土、可以打通貿易通道的力量。霍去病墓前的那個馬的雕像成為眾多藝術家心中漢王朝精神氣質的最佳代表！唐代的馬，肥壯、自信，是盛世的象徵，是詩和遠方的浪漫夥伴。但從宋代開始，馬慢慢變得安靜了。被譽為宋畫第一人的李公麟的《五馬圖》，馬兒雖多，也很健碩，但已經沒有了漢唐時代的大氣和霸氣。《五馬圖》裏的就是典型文人畫裏的馬，沒有騎手，低頭、回望，溫順但筆畫細膩精妙。牠不再是戰馬，而是家中的貴重之物，亦或是寶貝般的存在。也許他們借馬，畫的是自己。元代趙孟頫畫的馬，有了些許唐代的韻味，《牧馬圖》裏生氣盎然，馬兒們都非常圓潤健碩，姿態輕盈，但又具備了宋人繪畫的淡雅氣息。

之後就是郎世寧筆下的馬，讓中國繪畫出現了中西合璧的模樣。直到徐悲鴻的馬，在時代救亡運動中奔跑起來。他將西方解剖學和來自法國的素描結構注入水墨，在墨分五色中產生了中國繪畫新的式樣和風格。那些昂首奮蹄的馬，已經不是動物，而是一個時代中國人想要站起來的龍馬精神。

工業革命之後，馬被機器取代了。牠不再是動力，不再是戰爭工具，不再是去往遠方的夥伴。但人類在藝術創作裏對馬的迷戀，並沒有減弱。現當代藝術家，賦予馬更複雜的意象，達利筆下的對三維空間的突破，體現着神秘力量與女性精神世界的隱秘象徵。甚至有的藝術家，故意拆解古典名畫裏的馬，質問：這些美，究竟為誰服務？

今天馬並沒有從現實生活退場，牠還是我們的夥伴，是競技場上的明星，是陪伴人類健康成長的心靈陪護，也成了我們回望自然、反思文明的發展歷程的一種凝視。牠會一直伴隨着人類的生活，相互滋養。



●郎世寧《八駿圖》
作者供圖

浮城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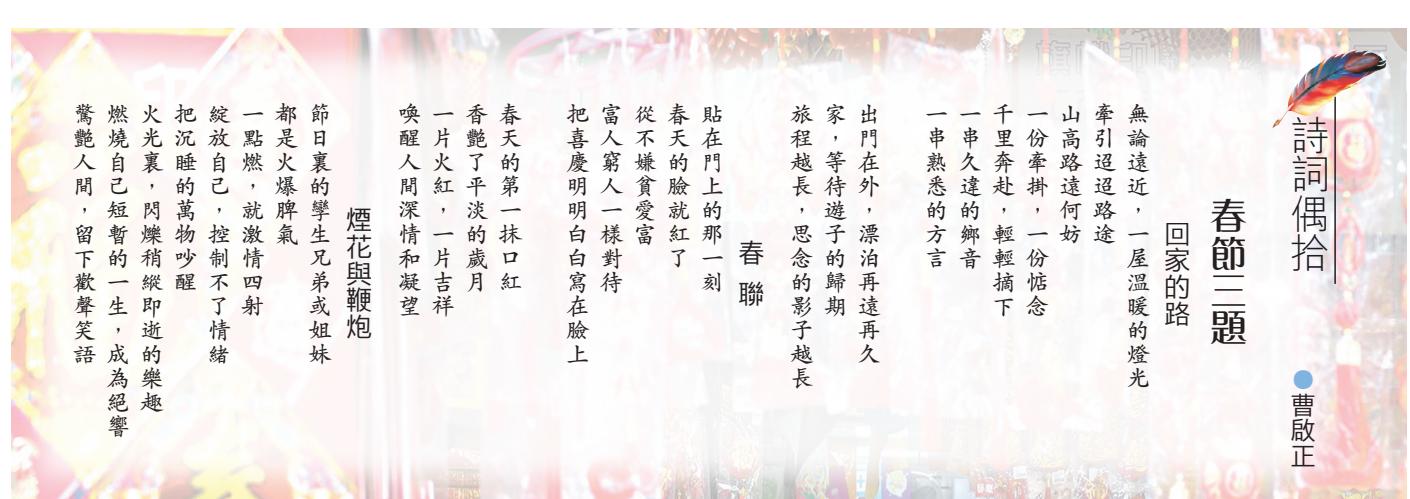
春 雪

●管淑平

紙，暈開一幅山水意境。
記得去年初冬時，就特別期待看到一場酣暢淋漓的大雪，可是冬天都快過完了，還是沒看到雪落下。心裏一再失望，沒想到我們會在春天相遇。默默注視着窗外的雪，便覺得一切寒冷也稱不上寒冷了，畢竟，希望化作失望才是最寒冷的。雪下着，小孩們也閒不住，他們在雪地上歡快跑着笑着。街邊燈光泛黃，照在雪上，照在孩子們的臉龐。晚歸的人，裹着厚厚的羽絨服，手裏拎着滿滿的年貨。不管天氣好壞，絲毫不影響人們對過年的喜愛。

我忽然覺得，這春雪也是一份豐厚的年禮，甚至比那歡呼的年節，更先抵達春天的新生吧。春雪瀟瀟，是覆蓋，也是孕育。春雪之下，泥土沉睡着，藏在土壤中的種芽還在醞釀着美夢，它們在等著冰雪消融的某個日子，破土而出，與春天相遇。是的，這一切的生機和希望，都藏在看似沉寂的潔白之下，悄然蓄力，默默迸發。

望着窗外的雪，我的心情漸漸明媚。



●曹啟正